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中國學術

小叢書

修訂本

原序

南宋 朱熹 撰

學

齋

錢穆

會社 金版 教出 樓臺 素蘭

彌穹壤道也凝之則存乎人人參三才繇斯道爾聖同天賢參而擬之進乎聖矣六經道之興也羣聖精蘊在焉而孔子會全宋大儒續孟子之絕而朱子會自義農承傳以來廣精微闡抉無遺溪洛關詞繇達階森牖豁學者能熟復篤行之復性明倫而得所以為人用該人已成人賢望聖駸駸不大萬世功高往哲不然求捷而迷得體而遺用違道遠哉顧朱子之學於時輒禁晦百餘年本朝表章士所服習一宗之無異學道乃大明日中天矣其釋諸經四書外所著文若詩彙之總百有二十卷亦無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學

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學籥 / 錢穆作.--臺北市：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出版：蘭臺網路總經銷，民89
面； 公分.--（中國學術小叢書）

ISBN 957-0422-21-1（平裝）

1.讀書 2.學術思想-中國-論文，講詞等

019

89017179

中國學術小叢書

學籥

作 者：錢 穆
出 版：素書樓文教基金會
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七十四號四樓
電話（02）2331-0535
傳真（02）2382-6225

網路書店：www.5w.com.tw

E - Mail：service@mail.5w.com.tw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89 年 12 月

定 價：新臺幣 180 元

ISBN：957-0422-21-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說明

錢穆賓四先生，生前爲促進今日國人對我中華傳統文化之認識，曾計劃將其著作分類編爲「小論叢」，以便利青年學子之閱讀。今素書樓文教基金會乃遵先生遺意，將先生著作分類選輯，以聯經出版公司之全集本爲底本，重排出版。中國學術小叢書一套，包括國學概論、中國學術通義、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學籥、學術思想遺稿、經學大要六書。

國學概論一書，乃先生早年任教中學時所編講義，民國二十（一九三一）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四十五（一九五六）年，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

中國學術通義一書，乃民國六十四（一九七五）年春，先生將其近三十年所撰論文，就經史子集四部，求其會通和合，有關論中國傳統學術之獨特性所在者，彙集而成，是書共收入十二篇。六十四（一九七五）年九月，由台北學生書局初版。七十三（一九八四）年三版時，又增文兩篇，全書共十四篇。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一書，乃先生繼中國學術通義一書，續撰此編。一遵當前各門新學術，分門別類，加以研討，非謂不當有此各項學問，乃必回就中國以往之舊，主「通」不主「別」。全書分十二目，都二十六篇。民國七十三（一九八四）年，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

學籥一書，乃先生輯其早年所撰有關開示學者以治學之門徑與方法者，凡六篇，於民國四十七（一九五八）年，自印於香港。八十六（一九九七）年重刊此書，乃秉先生原意，將本論語論孔子一篇移入孔子與論語一書，又增入五十（一九六一）年至五十二（一九六三）年，先生爲香港新亞研究所諸生所講，有關治學門徑方法文稿七篇，全書共十二篇。

學術思想遺稿一書，爲講堂記錄稿，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爲民國三十五（一九四六）年，先生在昆明五華書院所作「中國思想史」一系列講稿中之最先六講。第二部分，爲先生流亡香港時期，應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之邀，所講一系列「中國學術思想史」中三時段之講稿；計爲民國四十八（一九五九）年「明清學術思想」六講，五十（一九六一）年「秦漢學術思想」六講，五十一

（一九六二）年「先秦學術思想」六講。此十八講，因當年有人筆記交新亞書院雙周刊發表，故得留存。

經學大要一書，乃民國六十三（一九七四）年至翌年暑，先生爲中國文化學院研究生所開「經學大要」一課之講堂記錄稿。先生開此課，乃因民國十九（一九二〇）年，先生撰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在燕京學報發表。北平各大學本開設有「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課，皆主康有爲「今文家」言，遂多於是年秋後停開，迄今未能恢復，先生引爲內疚。先生言：其撰文主旨，本爲看重經學，特指出講經學不能專據今文家言。未料結果竟相反。屢思有所補救，皆因生活不安定，未能如願。晚年自知精力已衰，不可能再寫「經學史」之類專著。思之再三，決定先爲學生開一經學入門之課。第二步再配合講稿內容，引據古人經學專著，加以評論，主要針對皮錫瑞經學歷史及經學通論兩書。爲照顧學生缺乏經學知識之背景，上堂講授力求淺易。開課前，預先指定專人負責錄音及整理講稿。未料負責人未能如期交卷，僅最初數講曾送先生過目，尚未及正式修定。全書在先生去世後，於民國八十五（一九九六）年整編全集本時，編者就錄音帶整理成集。遇錄音有遺漏處，均加注說明；有疑慮處，只刪不增，以免失去先生之原意。

民國八十六（一九九七）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全集本時，除國學概論一書，僅改正原版誤植文字及調整若干標點符號，惟正文改用大字，以期綱舉目張，層次分明，便利讀者誦讀。中國學術通義、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學籥三書，除改正原版若干誤植之錯字，並對原書之標點進行整理，主要爲全書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及若干引號，以顯豁文意，方便讀者閱讀。學術思想遺稿及經學大要兩書，爲初版印行，一切規格全按全集版處理。凡該書新增篇文，皆於各冊目錄中加（*）號註明。排編之工作雖力求慎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中華民國八十九（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素書樓

文教基金會

序目

略論孔學大體

四十五年十月

本論語論孔學

四十五年八月

朱子讀書法

四十四年十月

朱子與校勘學

四十五年二月

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

二十四年十一月

學術與心術

四十四年三月

本書凡收文六篇^①。其第五篇成於民國二十四年，時北平各大學學生方發起一讀書運動，來徵文，原題名近百年來之讀書運動。舊稿散失，數年前由友人自臺北鈔寄，茲易今名。其餘諸

① 編者按：民國四十七年初版時原收六篇。今以整編先生全集之故，又增入同類之文七篇，並刪去另見孔子與論語一書中之本論語論孔學一篇，而共爲十二篇。詳見出版說明。

篇，皆成於旅港以後，民國四十四、五年間。其第四篇，三十七年始作於江南大學，未經刊布，稿亦遺逸。今所收，則旅港後新作也。自念少孤失學，年十八，即抗顏爲人師。蟄居窮鄉，日夜與學校諸童同其起居食息。常以晨昏，私窺古人陳編。既無師友指點，亦不知所謂爲學之門徑與方法。冥索逾十載，始稍稍知古人學術源流，並其淺深高下是非得失。然僅以存之胸懷間，亦未敢輕有所論述也。嗣後稍有撰著，而終不敢輕談門徑方法。良以人之爲學，才性既不同，機緣復互異，從入之道，難可一致。自審所窺有限，豈宜妄有主張，轉滋貽誤。頃年踰六十，少壯所志，十不償一；精力就衰，殆不能更有所深涉。而廁身師席，亦垂五十寒暑矣。平生微尚，所拳拳服膺，自以謂是者，舉以告人，義亦宜然。古人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本書前兩篇述孔學之大體，第三、四篇述朱子讀書法。尼山、考亭，學之山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管窺蠡測，所不敢辭。第五篇時近俗類，堪資借鏡。末篇乃當身感觸，私所抱負，亦以附焉。儻有好學之士，取而爲法，亦爲學入門之一途也。因名之曰「學籥」云爾。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五日錢穆自識於九龍鑽石山寓廬

目次

序目		三
一 略論孔學大體		一
二 朱子讀書法		五
三 朱子與校勘學		二七
四 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		六三
一 陳澧		六三
二 曾國藩		七三
三 張之洞		八六
四 康有爲		九七

五 梁啟超	一一一
-------	-----

學術與心術	一二九
-------	-----

* 六 學問之入與出	一四〇
------------	-----

* 七 推尋與會通	一五九
-----------	-----

* 八 談當前學風之弊	一七六
-------------	-----

* 九 歷史與地理	一九七
-----------	-----

* 一〇 我如何研究中國古史地名	二〇六
------------------	-----

* 一一 李源澄秦漢史序	二一五
--------------	-----

* 一二 古史撫實序	二二〇
------------	-----

略論孔學大體

昔人常言孔、孟之學，又言儒學，言漢學、宋學，經學、理學，皆重言「學」。而近人好言孔子思想、儒家思想云云。竊謂中國本缺純思辨之哲學，故論思想必究其學術。若不問其學術所本，而遽求其思想所歸，則子貢已言之：「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顏回亦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今居二千五百年之後，而空談孔子思想，鮮不能使人無單薄空洞之感矣。

孔子之學，惟顏回言之最盡，曰「博文」，曰「約禮」。博文之大者，曰「六藝」，曰「詩、書」。孔子博學，執御執射，又曰：「我多能鄙事。」學而時習，皆游於藝之事也。近代科學繁興，各項工技日新月異，然其爲藝也則一。若使孔子生今日，決不目爲鄙事而不習。清儒顏習齋論此最深至。此孔學之一途也。

然習齋矯枉過正，不輕習藝而過斥讀書。其弟子李恕谷，已悟其非。顏、李之學不能大傳於後，亦習齋創議偏激，有以使然。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已斥其佞矣。孔門教人讀書，首重詩、書。詩屬文，書屬史。不通文史而高論仁道，亦非孔學正軌也。

後儒博文之學，偏重詩、書經典，而忽射、御實藝。漢儒如鄭康成，宋儒如朱子，皆曠代大

儒，亦文亦史，於書無所不曉。其他或偏文，或偏史，其博涉之程度有差等，要之皆有聞於博文之教。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博文必歸於約禮，於是有朱陸之異同。象山、陽明，其於依仁、據德之教，可謂易簡。然象山曰：「堯舜以前，曾讀何書來。」又曰：「使我不識一字，亦將堂堂地做一個人。」則於孔門博文之訓，仍不能謂無憾。

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問爲邦」，「雍也可使南面」，此皆列德行之科。則孔門之所謂德行，修、齊、治、平，一以貫之，其極必致於能治國平天下。否則何以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豈孝、弟、忠、信，而謂可以藏之不用者乎？故知宋儒論孔學，不論程、朱、陸、王，於依仁、據德之教，闡發良多，而於志道之義，則追求未切。龍川、水心之倚撫朱子，亭林、習齋之糾彈陽明，皆非無見而然也。

東漢諸儒，風標純美，此亦孔門約禮之一端也。清儒治經，考據明通，此亦孔門博文之一端也。然於儒風衰微之世，轉多通藝多才之士，或擅一技，精一能，或留意典章制度，能出而濟世用，其著者如唐、如元；此亦儒之一格也。

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自宋明理學諸儒興，然後非可與適道者，即不可與共學，而孔學之規模狹

矣。自有清儒，謂惟訓詁考據始可盡儒學之能事，是乃可與共學，而終不能相與以適道，斯孔學之境界淺矣。

近儒偏尊清人之考據訓詁，而深斥經學與儒統，此又學術之一變也。其風忽焉，既不可久，亦有窺其弊而轉治宋學者，乃以談心說性拈爲哲學思辨之題材；此又非孔門志道約禮之學之真相也。

故孔子博學而能一貫。其博學也，必「游於藝」，「依於仁」，「據於德」。游於藝，必尚實習，求實用。依於仁，必施之於人道。據於德，必歸之於一己之德性。學必博，乃思以求通。所通者即道也。有小道焉，有大道焉。博弈亦有道，苟不多窺古人成局，不多與名家對手，若不於多變之中運吾思以求其通，而曰「吾知弈道」，斯必爲無知之歸矣。故多學而一貫之者，乃道也。博學而能一貫之，斯其道大矣。道之大，可以通於天。然必據於德，非性所近，即不可據。又必依於仁，非人所近，即不可依。又必先游於藝，凡人世間一切藝，皆必依仁、據德而始成其爲一藝者。故「游於藝」，乃爲學之始事。「志於道」，乃爲學之終極。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夫子何所不學，又何常師之有。大哉孔子！斯其所以博學而無所成名也。

孔門之學，有始卒焉，有本末焉。今日而言尊孔子，莫過於廣共學之途。使人人游於藝，有時習之樂。進而博之，深之，教其依於仁，據於德，而志於道。實學光昌，大道宏通，則人得所

安，性得所暢，而孔子之思想，亦即此而在，庶乎使學者亦可仰企於顏子之歎「欲從末由」之一境也。

（民國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爲中央日報孔子誕辰紀念作，原題名略論孔學與孔道。）

朱子讀書法

在中國學術史上，若論博大、精微兼而盡之的學者，孔子以下，只有朱子，可算得第二人。孔子是大聖人，不當僅以學者論。而且孔子距我們時代遠了，他的成學經過，我們已無法詳考。朱子離我們時代近，他的治學經過，還可詳考而知。本文則只拈朱子的讀書法一項，加以闡說。朱子教人讀書法，紀錄留傳極多，後人有彙集之成專書者；本文則只擇其最精要語論列之。

一

或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日，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今按：讀書須精力，又須聰明，此義盡人皆知。朱子特別提出一個讀書的精神條件來，即是如何善爲運用我之聰明與精力之條件。此一精神條件便是「靜」，靜則心虛，更喫緊的是在「心虛」上。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己見。讀他書亦然。」

今按：心虛只是不執己見。若先執一個己見去讀書，便是心不虛。所見的將依然是己見，不會看出書中道理。則於自己無長進。

看書不可將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

今按：此是讀書第一最要法門。朱子所謂「虚心」，略如今人所謂「客觀」。若讀書時硬將己見參入，便是心不虛，便不能客觀，而不能真有所得矣。

大抵義理須是且虚心，隨他本文正意看。

今按：「且」字重要，「隨」字重要，「本文正意」四字更重要。如此讀書，看易實難。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心既虛了，又要隨他本書曲折，恁地去。

近日看得後生，只是教他依本子識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會，有得力處。

今按：依本子反復不厭，又要識得本書上訓詁文義分明，此是讀書至要惟一法門。若驟讀一本書，便要求明得種種理，又要求於己有所得，此皆是心不靜。從來讀書，亦無此速化之法。

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虚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

今按：「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此語重要。看書瞭解得書中本意，即是學問有所得。如何解釋得書中意，便須隨其本文，反復不厭看。容易立說，只是己見。儘說了些己見，到底是於書無所得也。

凡讀書，先須曉得他的言詞了，然後看其說於理當否。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個意思了，卻將他人說話來說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則硬穿鑿之使合。

今按：讀書莫要自己心下先有一個意思，此即不虛心也。不虛心人，便易把別人說話來說自己意思，最要不得。此等人將會終身學問無進步。

讀書如問人事一般，欲知彼事，須問彼人。今卻不問其人，只以己意料度，謂必是如此。

今按：此即是以主觀讀書。以主觀讀書，只會更增強主觀，外此必全無所得。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以來新見。

今按：此條言讀書縱有得，仍不可執着。若便執着，便又成一種己見，又不心虛了。讀書工夫，便於此截止。故須放下，再求新見。所謂新見者，也仍是於反復再讀此書或讀另一書時又另有所見而已。讀此書有得有見，讀那書又有得有見，反復讀，又反復有得有見，此始是自己學問長進。

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

今按：從前所見，本亦是我讀書所得。但另讀新書，便須先將舊時所得者從心除去。譬如一無所知般，此即心虛也。如此始易有新見重入心來。否則牢守那舊所得者，便易成己見。一有了己見，便心不虛，不易再長進。

濯去舊聞，以來新見。

今按：讀書有見，不固執，不牢守，是濯去舊聞也。再讀新書，續有所得，即重來新見也。

上舉各條，是朱子教人讀書最大綱領；朱子讀書法之最大精義，已盡於此。以下再逐層分析反覆詳說之。

二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白易明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上一般意見說出，把做聖人意思。

今按：外面捉摸，便是不隨他本文正意看。書上本文正意，若你明白得它訓詁文義，本是坦白易明，不須再從外面添些子進去。朱子教人讀書，說來說去，只是戒人不要把自己意見當作書中意見而已。一語道破，實已再無其他深意也。

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